

●上官鼎经典作品集●

超凡



●珍藏版●

上官鼎——典作品集

超凡岛

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欧阳轩

封面设计:吕 良

上官鼎经典作品集

超凡岛(全二册)

上官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7118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

开本:850×1196 1/32 印张:24 插页:2 字数:67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-204-03770-3/I·668

定价:36.80 元(全二册)

内 容 提 要

自幼聪慧，俊俏的花无秋因其早年全家遭人陷害，而流落江湖，为报家仇，巧得众武林异人授其绝学，少侠年纪轻轻，便已超凡脱俗，在行迹江湖之时便已得雷池派之女、逍遥派帮主之女、天堂岛岛主之女及聚珍帮帮主之女等众多侠女娇娘为之倾情，然当花无秋得知雷池派之女乃自己不共戴天的杀父仇家，故将其之女主仆羞辱，恩怨情仇，何爱何恨。

欲知其中，有待读者仔细品味。

——

凄凉的秋天，也是一个清冷的早晨，东方刚刚露白的时候，大地却显得特别沉静！

但是，只有黄河的激流始终不肯安定，汹涌的潮涛，永远发出不平的吼声，如同一位狂傲的勇士，猛烈的向前冲，所向无敌；及至大海……

小秋！你今早为什么不给俺庄上送鱼来？”

一个大汉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喊个不停！

那少年刚刚走到河边，回头瞪眼：“狗东西？鬼叫个什么劲？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天候！”

“哈哈，小伙，大概你肚兜里还有几文，所以又偷懒啦；喂，刚刚天亮呀，走到河边来干吗？”

原来那少年名叫花无秋，只见他修眉朗目，气宇异常，衣着虽俗，仪表却是不凡；闻言长眉一挑，不耐烦地道：“二庄主，怎么着，你是存心找麻烦来了？”

大汉名叫马宝有四十开外，个子牛高马大，岂知他对花无秋竟似有三分畏惧，本已走近了，却又颠着屁股退后两步，双手乱摇：“小秋，又来了，犯不着生气呀，千万可别误会，俺是叫你去喝酒的，不信回去问你妈，是她老人家指

引我来的。”

花无秋一听是妈叫来的，立时面色缓和，气也平了。

马宝暗暗吁了口气，试探着靠近过去：“小伙，俺听沿河两岸的朋友说，在水中你是数第一的呀！怎么样？有机会教俺一手如何？”

花无秋突然一摆手：“住口？”

马宝立显不安道：“啊！好急的蹄声！”

花无秋伸手一把将他带往身侧树后，沉声道：“不是普通骑客，啊！来了，真快！”

四面都是高粱地，迅速的转出八匹飞骑，马上坐着八名大汉，马宝颤声磕齿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们在三天前……到过坦曲城……城来……过……”

花无秋眼看八骑人马猛地一停，同时翻身下马，一半向高粱地，一半向河边，似在搜查什么东西，回头轻声道：“说话轻一点，千万别让他们听到！”

马宝点着头：“听……听说他……他们是‘聚珍帮’的！”

花无秋摇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不对，那个邪帮中人物没有这样整齐，衣着也不同，你看，这批人穿的一色黄，而且……”

他还没有说完，突然自八人中响声一声沉沉的声音道：“高粱地外没有足迹，可能是下河啦！”

忽见有人飞身上马，发出铿锵的语气道：“连挨了我们三十余掌，纵然侥幸逃脱，谅他也活不了两天，我们回宫复命去吧，出来的时限也快到了。”

其余七人一齐腾身，“唰唰唰”纷纷上马，但其中有人

问道：“副堂主，师古宗或许已练成‘后宫秘法’只怕伤不了他？”

“副堂主！”首先说话的又道：“我想不会，他如真正练成‘后宫秘法’，为什么不还手呢？他若还手，试问凭我们八人之力能挡得住吗？就算八堂总数齐上也难伤他分毫，由此想见，他没有偷到‘后宫秘法’是毫无疑问的了。”

副堂主点点头，问道：“然则如何复命呢？”

那堂主沉声道：“如实回话，难道谁敢说谎不成？”

“谎”字一落，勒缰回头，立起一声呼哨，带着七骑如飞而去……”

马宝举袖一抹汗珠，长长的吁口气道：“这可能是‘西鬼’险的手下？要不就是‘北后’的徒子徒孙。”

花无秋沉吟一会摇头道：“都不是，听说这两人都是单来独往的人物。”

“那……那是什么神秘人物？”

花无秋仍是摇头，身子却朝着那批怪人的停留之处走去。

马宝急问道：“小秋，你去干吗，当心他们回来，咱们还是走吧。”

花无秋不理，到达地点后仔细看个不停，由近而远。

顿饭之久，他轻轻叹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就奇了？难道被迫的人还没有到吗？”

一无所获之余，便向马宝招招手：“走吧，城里一定有好戏可瞧。”

二人走后不久，忽自高粱深处凌空飞出一条人影，不料却是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妇人，仪容端肃，淡装素服，高雅不

俗，向二人去处望了望，轻叹口气。

游目四处无人，遂又走进高粱地内。

未几时，只见她缓缓扶出一个有气无力的老者，很谨慎的一直扶出树林。

“大嫂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快放我坐下，这条命总算得救。”

那老者满面正气，双目紧闭，显然负了伤。

美妇人闻言立停，将其置于一株树旁靠着，轻声问道：“老人家，贫妇不懂你老的意思？”

老者陡地睁开眼睛，一见面前妇人的神情，不禁肃然起敬，但又诧异道：“大嫂，听你的口气，在下似乎已经老迈了？”

美妇人突然面带严霜，退开几步，惊诧地望着老者。

“大嫂，你千万别误会，在下实际上还未过四十。”美妇人冷声道：“发白皮皱观之如已过耳顺之年，此话谁能相信？”

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，我师西宗真可比古人，这样也好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哈哈……”

妇人闻言大诧，急问道：“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事？”

师古宗缓缓起立，长揖道：“大嫂，你是在下救命恩人，师古宗岂敢撒谎，然而这是人之常情，凡人忧思过久，其发必早白数十年。”

妇人立将面色放缓道：“师先生由何地而来？对方又是那路人物？”

师古宗长长叹口气道：“在下此处不是说话之地，大嫂，贵府何处，能否让在下稍事憩息一会，以便让在下慢慢奉告

如何？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贫妇茅舍近在咫尺，也委实须要修养一天才行，请随贫妇慢慢走。”

师古宗随着她穿过树林，举目前望，只见在两箭之处有一座竹篱茅舍。

妇人回头道：“先生，你看远处就是坦曲城，只是近来可有点不太平静。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在下从此改名换姓，除大嫂外，只要说话谨慎，相信再无第三者可识了。”

顺着一条小道，不久就到达那座茅舍之前。

茅舍三间，中为客厅，篱内野花似锦，周围清净无尘，师古宗走进客厅，喘息的坐到一把竹椅上。

妇人自后面端上一杯清茶。

茶罢，师古宗又长长吁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大嫂，此地可有个甘家庄？”

妇人一面接过茶杯，轻轻答道：“有，就在敝舍西边半里处，你找谁？”

师古宗面现喜色，接道：“再请问一问，这附近可有一家姓花的？是十几年前自湖南湘镇搬来的。”

妇人面转凄然之色，问道：“先生有何事故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在下有一生死之交，姓花名豪，听说是住在坦曲城外甘家庄旁，这次在下是专程来访，务请大嫂指点。”

妇人显有强忍心头凄楚，叹声道：“此人外出已有十几年了，可惜先生白跑一趟了。”

师古宗似已看出情形，陡然落泪道：“十五年了，十五

年前的秋天，那正是在下与弟相会于九龙寨的时候，我们一见如故，便订定生死之交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

他的声音颤抖，语不成声，接着放声大哭。

妇人闻言立时面色苍白，摇摇欲倒，急问道：“先……先生，他……他怎么样了？”

师古宗站立而起：“大嫂，你可就是我的弟妹？”

妇人点点头，但仍强忍道：“伯伯可有凭证么？”

师古宗顺手摸出一只绿色“玉羊”，道：“弟妹定必识得此物。”

妇人接过后道：“这是我心爱之物，确是外子带在身边，可是遭人夺取么？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豪弟常言弟妹‘老成持重’，如今看来，果然一点不假！”

妇人又道：“先生还有什么解释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这‘玉羊’本为一双！”

妇人道：“只是一只已失！”

师古宗恨声道：“那是‘聚珍帮’帮主夺去了，伯父大人亦因此丧命在那场大劫之中。”

妇人点点头，含泪道：“我家也自那次不幸搬了家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那是第一次迁居，全家陷于六盘山下，不幸，大姐有贞又遭一名魔头奸杀，一年后，大哥又被‘北牛’牛横打死。”

妇人咬牙道：“大姐仇人我已查出，那是‘西鬼’险常隆所为！”

师古宗道：“全家仅存豪弟和弟妹逃来此地，于十七年前生下一子。”

妇人道：

“这些事情经过，除了秋儿之外，江湖武林都有耳闻，先生，这不能证实你们就是的生死之交啊？”

师古宗大感受困，他也钦佩她的，沉吟良久无语。

妇人见他焦急，又道：“先生，你能举出更有力的证明吗？否则，便请休息，日落时离去还不太迟。”

师古宗忽然想起什么事，忽喊道：“弟妹，你看看那‘玉羊’身上刻的是什麼字？”

妇人低头一看，只见上刻：“古宗义兄留念，弟花豪敬赠。”不禁叹声道：“这确是外子所刻，大哥，请恕弟妹多疑了。”

师古宗吁口气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，世道多诈，不谨慎点怎行？”

妇人道：“大伯快请说出外子现在那里，十五年来毫无音讯，他到底在干些什么？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他为了要报伯父大人和大哥大姐三人杀身之仇，但又自知武功不足，加上对方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人物，因之，他梦寐以求寻求武林异人，自与我结识之后，就相偕直入新疆极西无人之地一处森林中竟遇到中原一个奇人，即武林中受人尊敬的杜醉白老前辈……”

妇人道：“此人神秘莫测，一生不收徒弟，外子恐怕难能如愿？”

师古宗点头道：“豪弟苦求不得，但却承其指引一条危险路径！”

妇人大惊道：“大哥说得清楚一点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杜前辈说可有一神秘之处，武林中人知

者无几，其处名叫‘雷池’，亦即为千年前‘雷池派’的真正发祥之地，自八百前雷池派闭关之后，自此再无该派人物出现江湖。”

妇人道：“杜前辈可是引外子深入雷池么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不错，但杜前辈事先却一再警告，说雷池派的武功虽然天下无敌，但自闭关之后，即订立严格禁条，第一，凡外人要去学艺者，艺成后非经许可不得擅越雷池一步，违者杀无赦，第二条，外人未经许可而闯雷池者亦杀之，第三，雷池人物外出，未经命令杀人而杀人者以犯戒论罪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
他喘息一下又接道：“花豪弟当时只想武功到手，不顾一切，同我拼命闯进，至翌年春，居然找到那神秘之地，仅幸得到许可。”

妇人惶恐地道：“一去就开始传艺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那有那样简单，他们对传艺既缓慢而又慎重，第一年作苦工，第二年操劳役，三、四、五闭关养性，六、七、八、九四年练外功，十、十一、十二等三年练‘前宫笔法’，那是初步内功，第十三年练‘中宫秘法’，惟‘中宫秘法’须要上上天资之材言始有成，在一年内无成，立即从头开始，因此在雷池里苦练十个年头的人不下五百余人，因此举目看去都可看到白发苍苍之人，这还是许可你练‘中宫秘法’者，只准练‘前宫秘法’者更加不可胜数。”

妇人道：“外子与大哥可是已许可练‘中宫秘法’了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正是，但豪弟报仇心切，他实在等不及了！”

妇人闻言大急，惶然问道：“这不是很危险么？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他留下弟妹和侄儿流落异乡，怎不叫他归心似箭，加上报仇心切，自然无法苦磨了。”

妇人急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在入‘中宫’不久，豪弟和我秘商，即下定决心去盗‘后宫秘法’心法口诀！但那‘后宫秘法’心法口诀保管得万分严密，就是雷池中几位二三流绝代奇人也不敢踏进后宫藏宝楼下一步。”

妇人闻言，就知要出祸事，追问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豪弟在一天晚上四更时不顾一切的偷上藏宝楼，居然偷得楼上三部口诀之一，在五更天时，随我逃出雷池。”

妇人声道：“外子完了！”

师古宗流泪道：“雷池派前宫的属八位堂主，各堂率领八位高手追击，豪弟不幸在逃到西藏时即遭杀害，临死时将口诀传我，叫我务必脱身回来，再将口诀传至侄儿。”

妇人不竟大声痛哭，咽声道：“大伯，这件事情不能告诉秋儿，否则他必然步其父亲后尘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弟妹说得对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雷池之险，就是集天下武林之力都无法攻破。”

妇人道：“大伯，秋儿可能要回来了，他见了你怎么办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我改名好了，只说我是豪弟的忘年之交！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就这样办，但口诀如何传授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这口诀只能挨打防身，未经悟出运用之奥妙前，只说是我偶得奇遇所获罢了。”

妇人道：“这口诀可是还有奥秘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深奥绝伦，我逃出雷池快三个月了，可就

是没有悟出半点，加上没有时间练功，因此才遭重伤，现在想来还是有奇效，如果凭我自己所练，再加上在雷池里练成的那一点，只怕那八人连一个也接受不住哩，何况挨了他们八人三十余掌！”

妇人道：“秋儿一旦练成，大哥你看有何益处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大概能挨得起那些大仇敌的打击，但也不要告诉侄儿，否则他会去找仇人拼命的！等到他年龄大一点时再说吧。”

妇人完全同意他的见解，忍悲道：“大哥，右边房里有床铺，你就去休息片刻吧。”

师古宗来不及自道身世，喘息道：“弟妹，侄儿回来时，你就叫我起来，口诀必须及时传授！”

话还未住，身也未动，突见门口冲进一人大叫道：“妈，不好！后面追来三骑人马！”

妇人一见，急问道：“秋儿，是什么人追你？”

冲进来的就是花无秋，只见他满脸汗珠，紧张地喊道，无秋忽见家中多了一个老人，不禁啊声道：“妈，这老人家是谁？”

妇人道：“他是你爹的朋友，快上前拜见。”

师古宗摇手道：“弟妹，我看不必了，快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花无秋还是拜倒在地，回禀道：“伯伯，你老人家一定是与妈刚才回家时的谈话。被人听到了，现在三个黄衣大汉骑着快马正朝这边追来，如不是侄儿所见及时，只怕早已遭其盘问了。”

妇人恨声道：“我们在此地没有仇人，也没有熟人，谁

37 德海 李华 3栋-501

在暗中偷听？”

师古宗急急道：“江湖上人心叵测，我看八成有仇人缀上了，花贤侄，快同我进房去，我有重要事情交代与你？”

花无秋望着妇人道：“妈……”

妇人不等他说下去，急催道：“快跟伯伯去，伯伯有套重要练功心法传授与你。”

花无秋不敢多问，急急随着师古宗进入右侧房中。

妇人独入后房，立即自床头探出一把长剑，谨慎地守在门前。

半晌不到，师古宗独自出来，急对妇人道：“弟妹，秋侄是否还不知道他祖父，姑姑和大伯伯的仇人？”

妇人道：“大伯可曾告诉他了？”

师古宗摇头道：“他记下口诀后就向我追问刚才所说的‘仇人’是谁？”

妇人道：“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他的性情激烈！弄不好会离家寻仇的！”

师古宗道：“我将他点了穴道，并在他身上用特殊手法留下仇人的姓名，以及雷池之事，那皮上暗伤法，非一般功力，年龄适者所能见到的。”

妇人感激道：“大哥用心良苦，正合弟妹心意，他现在还在房中吗？”

师古宗摇头道：“我已将他藏在后面林中，非到晚上不能醒来，弟妹，你也藏起来，来敌让我来应付。”

妇人决然道：“大哥内伤未愈，还是大哥躲藏起来比较好。”

正当二人急让之际，忽闻篱外响直马蹄之声。

师古宗急对妇人道：“弟妹，来不及了，你先将剑藏起来！”

人影连闪，突由篱外纵进三条黄衣大汉！

妇人抢出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第一个大汉瞪眼看了良久，开口道：“你们可是姓花的？”

师古宗识出确是雷池高手，心中一阵比一阵紧张，生怕他看出什么破绽，表面上仍然力持沉着地答道：“天下姓花的何处不有，阁下问的是那一家？”

那大汉沉声道：“我到了此地，当然是问你们。”

妇人叱声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师古宗怕她答错话，立接道：“这家只有母子两人，老夫是刚来的客人，阁下有何指教？”

大汉闻言一愣，回头向同伴道：“所报不实，那东配犯死罪。”

话声一停，翻身就去，一条大汉又是如风纵出竹篱。

蹄声立起，渐渐远去，师古宗举手拭汗，如释重负！

妇人道：“确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捣鬼，此人决非外来人物，幸好大哥已判若两人，否则这次定难脱险。”

师古宗忽然觉篱侧又有动静，立即向妇人摇手噤声！

妇人头还未转，突然感一股劲风已临头，措手不及，身如雷轰，惨叫一声，仆地不起！

师古宗一见魂飞魄散，双掌朝天一翻，大喝道：“下流东西，竟敢暗中下此毒手！”

他重伤未愈，功力无法提足，又被暗中之人打翻在地上，两眼一黑，不省人事！

忽自茅屋里发出一声嘿嘿冷笑，显然就是暗中之人！

紧接着又有一人轻声道：“庄主，他还未死！”

那冷笑之人又开口道：“庄主为何亲自动手？”

另一人冷笑一声：“雷池人不相信老夫之言，借刀之计已告落空，好在有三弟替我一死，否则老夫怎能逃脱雷池人之手！这一对男女迟早必须收拾，与其让他们养成气候，不如此刻下手容易，同时还可移祸于雷池人头上，一举三得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庄主，林中还有那个小子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干脆一并收拾掉算了。”

“那又不同，师古宗已经得到雷池派某些东西，而那小子正是承受之人，老夫留下那小子一张活口，日后便不难查出真情。”

“庄主，你老可是准备将那小子收留？”

阴声之人哈哈笑道：“老夫自有妙计使他就范！”

忽然起了一阵衣襟带风之声，屋顶自此再无人声！

师古宗的尸体也于是渐渐僵硬，以便有在茅屋后的林边，这时竟有人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！

未几，在叹息处闪出一个形如冬烘先生的老人，只见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我乐天翁又将看到天下大乱了。”

忽然，他如飞般奔进茅屋，手忙脚乱地立将地上两具尸体收拾，用被包起，放置竹篱之外，再回头，一把火将茅屋烧了个烈焰冲天！

他背起两具尸体，就地划下一行字迹之后，扬长而去。

时光易逝，转眼又是夕阳含山，茅屋烟消，四野寂寂！

陡然，自林中奔中一条小小的人影，只见他如飞冲进茅